

[历史]

清末白话报与王静斋的思想启蒙

——以《正宗爱国报》为例

马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清末以来,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股以开民智为主题的思想启蒙运动,创办白话报是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王静斋通过订阅北京、天津两地的白话文报纸,学习知识、了解国内外大事、增长见识、接受思想启蒙教育。对他影响最大的白话文报纸是《正宗爱国报》。通过《正宗爱国报》可分析清末白话报对王静斋思想启蒙的影响,进而了解这位宗教界代表的家国情怀和爱国思想。

关键词:王静斋;白话报;《正宗爱国报》;思想启蒙

10.16023/j.cnki.cn64-1016/c.2020.01.001

中图分类号:K828.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20)01-0005-07

一、缘起

王静斋(1880—1949)阿訇作为近代以来影响较大的经学家、翻译家、爱国报人,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较多。笔者在搜集、整理王静斋的资料时,发现他两次提到在清末订阅白话报的情形。

一是在《述我翻译中亚字典之经过》中称:

宣统年间,余长教于宣化府属新保安,以常阅北京《正宗爱国报》,再阅《天津竹园报》,渐识汉文。^[1]

二是在《五十年求学自述》中写道:

(光绪三十三年)余在新保安时,订阅《天津竹园报》,此我涉猎新闻纸之初步。继又函托张子文君在京代订《正宗爱国报》一份。二次莅任白塔村,除订阅《白话报》外,更订天津《民兴报》《大公报》……民二辞职返里,赋闲多日,有时拟讲演稿,投天津《民兴报》,自以为目不识丁之我,居然能读报纸,进一步而能以为文,甚至投稿得获发表,较比十年前自属进步多多矣。^[2]

收稿日期:2019-11-10

作者简介:马景,男(回族),甘肃张家川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伊斯兰教研究。

这两段文字虽然在表述上略有差异,但都体现出王静斋早年通过阅读白话文报纸,以渐识汉文、读报、写作的过程。一直以来,学术界始终忽略王静斋阅读白话文报纸,接受思想启蒙的历史细节,从而影响了全面理解他的爱国思想及经学主张。笔者认为,清末白话报对王静斋思想启蒙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借助白话报,不仅学习了汉文,提升了写作,为日后以白话文创办《伊光》、翻译《古兰经》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将早期思想启蒙融入著书立说中,从而丰富了他的爱国主张和经学思想。

二、王静斋提及的白话文报纸

究竟哪种报纸属于王静斋初步涉猎的新闻报纸,前两文中的叙述不一,由于资料所限,本文不做考述,仅就简单梳理一下他提到的若干种白话文报纸。

《天津竹园报》原名《竹园白话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三(1907年9月10号)创办,创办人为丁竹园(字子良),其宗旨是“广开风气,增益民智”;“维持治安”^[3]。最初社址在天津市北门外小伙巷,王静斋老宅街巷所在地。发刊前五天,《大公报》连续刊登《快看竹园白话报》的广告,强调该报“宗旨正大,内容丰富,雅俗共赏,物美价廉,每日一份,零售铜元一枚,论月三十枚,外埠酌加邮费,另有详细定章,欲看者请向各代售处送报人”^[4]。该报出至第三十号时,社址移到东马路,销量逐日增加,社会影响日渐明显。面对社会上关于“白话报无关紧要”的声音,丁竹园认为文话和白话各有好处,然而“要说训俗之类,总是白话儿相宜,对社会风俗的病症下药,教妇女小孩,不论粗细人,一听就懂,而且所论的事情,也实在不宜用文话”^[5]。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一(1908年11月24号),《竹园白话报》改名《天津竹园报》。经过一年多的发展,报纸行销甚广,颇受海内欢迎^[6]。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09年7月10号),约出至652期后停刊。《天津竹园报》涉及内容甚广,包括办报、实业、爱国、生计、卫生、教育、医药、军事、宗教等。关于宗教,丁竹园认为宗教有“齐民心”的作用,同时呼吁穆斯林大众以“爱教之心而爱国”^[7]。

《正宗爱国报》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一(1906年11月16号),经理人为丁竹园的弟弟丁国珍(字宝臣)。此时正值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后,实施预备立宪,提倡新学,改良风俗,抵御外侵,振兴中国。受此影响,该报将“尊君”“尊孔”“尚贤”“提倡公益”“劝学”“劝工”列为六大宗旨,并以“提倡实业为主义”,“合四万万人为一心”,使各族民众“痛痒相关,彼此相顾,同心协力,共谋同种的幸福,以国土为性命,人人发出一团热力,爱国如命,保卫中华”^[8]。该报是继彭翼仲《京话日报》之后又一份影响较大的白话文报纸。《京话日报》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六(1906年8月16号),该报“为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为宗旨”,并且“通幅概用京话,以浅显之笔达朴实之理,纪紧要之事,务令雅俗共赏,妇稚咸宜”^[9]，“叫人人知道爱国,人人知道发愤自强”^[10]。《正宗爱国报》在开通穆斯林智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启蒙作用,对此,已故张巨龄老师作过介绍性研究^{[11](p23-27)}。

《正宗爱国报》创办之前,正值《京话日报》停刊,该报经理人彭翼仲在狱中向丁宝臣推荐了原报社的重要成员,丁宝臣后来提到:“若非先生在狱赐书,介绍文嵒,并对《京话日报》极有感情的王子贞、春治先等^①相助,国珍一人实在办不好。”^[12]最终,王子贞成为《正宗爱国报》的首任主笔。

《正宗爱国报》创办之初,丁宝臣还在《大公报》刊登广告,介绍办报的宗旨和理念:

本馆开设在北京琉璃厂东北园,已于十月初一日出版。新闻悉用白话,体例特外精神。演说稿多系著名家。又随报附印竹园白话全集。不但宗旨正答,材料丰富,而且门类繁多,记载准确,雅俗共赏,无美不臻。是白话报中最有思想,最有精神者。^[13]

1907年7月,王子贞因“公益过忙,实在不能够兼顾”,去职。丁宝臣继聘旗人文益堂^②为主笔,并增加演说一栏。《正宗爱国报》创办大约两年后,丁宝臣由于“私冗过忙”,一度交由四弟丁子瑜经理^[14]。该报亦关注宗教,首次提出“爱国爱教”^[15]的观念。宣统三年(1911年)中秋过后不久,文益堂去世,丁竹园成为临时主笔。进入民国后,随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关于出版、言论等自由得到法律保障,《正宗爱国报》刊发了许多关注百态民生的报道和评论,并连续报道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北京期间的活动以及中国回教俱进会在前门三里河织云公所欢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情形^[16]。然而,好景不长,袁世凯逐渐倾向独裁,全国舆论界掀起了一股反袁浪潮,《正宗爱国报》成为这批报纸中的先锋之一,袁世凯及其爪牙“复出种种手段制其发行”,“几遭封闭”^[17],然而丁宝臣仍然坚持。1913年7月28号,袁世凯的爪牙先以“爱国报经

理丁宝臣因受赂造谣,为秘党机关”^[18]罪名先将报馆封闭,继而于8月1日将丁宝臣逮捕。最终在8月19号,丁宝臣被“枪毙”,他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献身新闻事业的少数民族报人”^{[19](P126)}。

《大公报》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1902年6月17号),创办人为英敛之。创刊之初,应“西友”的要求,在该报辟出“附件”栏目,刊登小段白话文^[20],采用流行的“官话”,遵循“浅、俗、清楚,不敢用冷字眼儿,不敢加上文话、成语”的原则,目的是“开民智”^[21]。《大公报》创办两个多月后,丁竹园开始投稿。对此,该报时任主笔刘孟扬后来在《竹园丛话》序言中提到:“我在天津《大公报》主笔的时候,我自己差不多每天要作一篇文言概说,一篇白话演说,非常之累。幸得子良先生常寄演说稿,可以替我分劳。”^[22]据《竹园丛话》的相关信息,丁竹园在《大公报》发表的文章有三十多篇,内容涉及医学、商业、商务、实业、戒烟、团结合群、穷人生计等。1904年,英敛之从《大公报》的“附件”中选辑出一个小册子,名曰《敝帚千金》,内容分为开民智、辟邪、合群、劝诫缠足、寓言五大类,先后出版两册。1905年8月,《大公报》改组后扩大了白话文的版面,用纯白话的“敝帚千金”附张,每日刊2—4篇白话文,并定期装订成册单独出售。至1907年底,《敝帚千金》已经出版了三十册,其白话文超过了1200篇,作者主要为英敛之、刘孟扬、丁竹园等。据学者研究,《敝帚千金》小册子和附张的推出,标志着《大公报》在清末白话文运动中不再仅仅充当敲边鼓的次要角色,而是独挡一面之主力军^{[23](P27)}。

《民兴报》宣统元年农历润二月十六日(1909年4月6号)创办于天津,创办人为刘孟扬、李玉荪,该报以“正民德、开民智、达民隐、作民气为宗旨”^[24],特点是“议论公正,词义浅显,新闻精确,小说新奇”^[24]。《民兴报》创办后,赋闲的丁竹园被聘为该报的专栏主笔,他发表的白话文内容涉及禁烟、废除鸦片条约、练兵、天津城市规划、民族团结等方面。刘孟扬在《竹园丛话》序中再次强调:“当时子良先生所发表的演说,很得社会的欢迎。因为他的演说,或庄或谐,入情入理。所以人人爱看,报纸的销数,也因为有子良先生的演说格外加赠。”^[22]《民兴报》一直存在于民国初年。

《民兴报》创办未及一年,颇受社会欢迎,只是该报文理稍深。宣统元年十二月一日(1910年1月11号),刘孟扬、李玉荪又创办《天津白话报》,这就是王静斋在自述中提到订阅的“白话报”^[2]。该报“为的是教那粗通字义的看着便当,可以从此慢慢地把社会人民的智识全开了,于是自治的前途,当必有极大的好处”^[25]。

总之,清末白话报的办刊目的是开民智,倡导民众爱国,所刊登的内容比较简单,易于理解,主要针对的是中下层的群众,尤其是像王静斋这样识字较少或者不识字的人群。不识字的人群一般是通过阅报社或者在茶馆,由识字的人阅读,其他人聆听。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清末白话报是在清政府倡导“预备立宪”的背景下创办的,许多言论和话语具有时代烙印。早年的王静斋就是通过订阅各种白话报,学习汉文,接受新思想,开阔视野的。对此变化,王静斋曾自豪地说:“识字则借报纸,知书则由指划。法帖读本,纸笔墨砚,我从未因此费去分文。余尝言,专门阿、波两文外,国文知识,实我例外之收获也。”^[2]在上述白话文报纸中,真正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则是《正宗爱国报》。

三、王静斋与《正宗爱国报》

目前虽然难以考证王静斋最早订阅的是《天津竹园报》还是《正宗爱国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正宗爱国报》对他的影响较大,且持续时间长。丁宝臣鉴于伊斯兰教“经卷奥妙无穷,惟传至中国历久相沿,阿衡不求甚解,难免失其本旨者”,而且自己“不作阿衡,实系学业未成”,难以理解其中的奥义。于是他“将经卷上寓意未能领会者,摘录数则,以质高明”^[26],通过《正宗爱国报》,征集答复。王静斋第一时间捕捉到该信息,据《五十年求学自述》记载:

一日,见《爱国报》登有“疑问求教”四则,由该报总经理丁宝臣氏署名,最后一语系:经堂学生能以全部作答者,则赠以上等锦幛,阿衡能答者,则另有相当酬谢。余见报后,依此作答。未几,丁君亲赴天津敝舍投书,聘请余担任京都崇外花市教长职务。自此,在花市任职二载,便中起草《中亚字典》。^[2]

王静斋未提及该日的具体时间,但根据《正宗爱国报》相关信息所知,当日为宣统元年九月初八(1909年10月21号)。丁宝臣提出的问题涉及字课、天文、法律、理学,要求“除马玉麟、马梅斋、王友三、王浩然四位授业师外,无论现在任何掌教、闲散阿衡及肄业者,均请赐教函示是幸,或由首事乡老与阿衡讨论,代为指示,务

求七日内答复,果与经典符合,必有相当之酬赠,并登报鸣谢,即或稍欠允当,决不宣布。再各寺院肄业生,如能四问全答,指证明确,其卒业之红缎锦幛,鄙人拜送,此举实系区区求学之意,惟望前辈先生,勿吝教言,不胜拜祈之至。”^[26]

据丁宝臣后来透露,征集信息发出七日内,达浦生、安静轩、张子文、王静斋等函复,皆有恰当之理,唯王君静斋之解释较为详细。该报因限于篇幅,“即或稍欠允当”,是以未能全文刊出。直到王静斋应奉天开原所聘,匆匆出京后,丁宝臣思念良友心切,在翻阅与王静斋的往来信件中,发现了这份答文,条理明晰,反复读之,不忍释手,是以补志报端,用供同^[26]。

王静斋的答复令丁宝臣非常满意,一方面消除了外界的疑问,另一方面解决了自己的困惑。现在无法得知丁宝臣是否兑现早前承诺的相关奖励,然而他亲自前往天津,聘请王静斋担任北京花市清真寺教职,算是最大的奖励。而这一切还得从作为花市清真寺董事之一的丁宝臣收到王静斋关于前定与自由的答复后,批评该清真寺前任教长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说起。

同年11月8号,丁宝臣在《正宗爱国报》发表了题为《阿衡老成》的评论文章,指出花市清真寺现任吴姓阿訇人最老成,但不参与社会事务,不关注清政府的立宪、变法等新政,该文见报不久,吴阿訇大概是看到该内容,在回籍探亲期间,主动辞去花市的教职^[27]。由于阿訇职位空缺,丁宝臣参与了董事会关于新教职人选的会议,经过三次讨论,最终确定为王静斋,以一年为限,期满再续。11月20号,丁宝臣前往天津下聘书^[28]。王静斋接受聘书,决定于29日到北京,12月1号正式上任^[29]。

丁宝臣对此满心欢喜,回到北京后将聘请王静斋的情形告诉《正宗爱国报》的主笔文谦,后者随之在报上发表了感言,强调回教“历来的阿衡,知道谨守清规,不敢稍失小节的居多,学术兼优,能够随时改良的极少,凡为教育,多在教中经典上着重,绝不专心汉文”。在他看来,人们要“安生立命,谋求实业的能耐,那可非通汉文不行啊”。他高度赞扬丁宝臣是“虽在维持宗教上留心,却能看清时势”。他指出花市清真寺迎来的“这位新阿衡,能够深明大体,不是保全自家的主意,且教一般青年子弟,研究各种的科学”^[30]。

由于王静斋是时任前门扫帚胡同清真寺马大爷(马玉麟)的门生,上任那天,由该清真寺欢送。聘请仪式结束后,花市清真寺首事召开会议,商讨第五学堂招生情况,学生不分宗教珍域。由于有教习蔡大愚^③(字冰吾)的设想、堂子胡同清真寺阿訇张瑞堂的协理以及“新任文明阿衡”王静斋的提倡,丁宝臣对新学堂的未来充满希望^[31]。由于具有天时、地利、人和,开学两个星期后,成果显著,丁宝臣欣喜地认为,此“真是一方之福”^[32]。

王静斋上任后《正宗爱国报》做过多次的报道。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北京延庆州厘捐局职员殴毙白清瑞阿訇后,亡者的父亲白云鹤来到北京花寺清真寺,该寺阿訇王静斋将白云鹤来京之事告知牛街礼拜寺的王浩然阿訇,后者联合士绅商议解决办法^[33]。同年四月,王静斋“拟仿照《华英字典》,作一部《经汉字典》,其格式系上面一句阿拉伯文,下用汉文注解,本年中秋节前后,即可就绪,俟约多数同志,校正无讹,就用石版刊印了。”^[34]据王静斋后来提到,当他在编辑该部字典时,“适张瀛仙阿衡来访,欲藏不得,被张君所见,随谓余曰,欲作一事,何须藏匿,且作事贵乎有终,幸勿中断等语。自是之后,余之编辑中亚字典之志益坚。”^[1]然而,当年王静斋并未完成,随后多次中断,直到1929年才以《中亚字典》的名称刊印。另据《正宗爱国报》白清瑞案复验后,王静斋以天津代表的名义,会同各代表前往延庆州事发地核验^[35]。同年五月下旬,王静斋在北京元兴堂参加杨敬修发起的清真教育会^④活动,重点探讨了该会的会则及办法^[36]。

王静斋任职花市期间,正值各大报纸在探讨剪辫子的必要性和时代意义。当他看到刘孟扬在《天津白话报》^⑤上发表呼吁阿訇应当剪发^[37]的文章后,“捧读之下,不胜惭愧”^[38],立即撰写了响应文章,刊登在《正宗爱国报》,这是他在该报上发表的处女作。他指出“这条有害无益的辫子”不仅违背时代潮流,而且“有违教规”。在他看来,“一般名望素著的大阿衡们,不想预先将它剪了去,以资提倡,而反被局外人劝导我们的全体阿衡,以致劝人的反被人劝。这岂非令人可羞的事吗?”^[38]通过阐述伊斯兰教经典和哈奈斐派教法主张,他认为剪发符合宗教精神。同时他也意识到,“一日有人剪发,必被一般无识的人诽谤。我记得北京马甸张子文阿衡,今春将发辫怡然剪去了。彼时,一般顽固党们信口雌黄的,可就开了谈判喽。有说张君这是轻视国粹(留发辫可是轻视教规),有说是随了洋人的,甚至于给张君起了个绰号,叫甚么张四和尚。”^[38]尽管面临诸多压力和阻力,他毅然决然“纠合同志,不日将这无益而招笑的小辫,剪了去”,以符合时代潮流和教规,振刷国

民精神。同时他“敬告一般才高品尚素负众望的大阿衡们,快快将发辫儿剪去,提倡一下子吧,别静闷著头儿招笑啦”^[38]。需要指出的是,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9月13号开斋节当天,王浩然阿訇的堂叔、牛街礼拜寺“素负众望”的王友三阿訇才响应王静斋等人的号召,“剪去小辫儿”^[39]。

王静斋一年期满后,花市清真寺未能续聘,此时他接到奉天开原的聘书。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二日(1910年12月23号)王静斋卸任回籍,花市继聘马子良为新任阿訇。丁宝臣虽有不舍,但对于王静斋以及继任者给予高度评价,指出此二人“均由二十来岁开学,刻下都在三句以外,实教中不可多得之人才”^[40]。王静斋此次在花市的任期仅有一年零二十三天,算是两个年头。这就是他在《五十年求学自述》中称“在花市任职二载”^[2]的由来。

前往开原任教后,王静斋与张瑞堂仍然保持着书信来往,对此《正宗爱国报》刊登了两篇双方关于“时疫”的讨论。一篇是预防疫情的办法,王静斋呼吁,但凡穆斯林大众“以重卫生,而防时疫”^[41];另一篇是王静斋向张瑞堂报告东北瘟疫的情况,字里行间流露着对东北时局的担忧。信中强调指出,“刻下疫气虽消,而交通尚不便利。再刻下俄人在哈尔滨、长春等处之陆军,颇行澎涨。且日人亦秘密布置一切。盖东三省之危蹙,大有朝不保夕之势。嗟乎,可忧哉中国之前途。”^[42]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走何种道路成为各界探讨的焦点,长期阅读白话报的王静斋密切关注时局的动向,并首次以“蚩夫”的笔名在《正宗爱国报》发表处女作《述穆罕默德辞世后阿拉伯之政体》,强调指出中国将来不会存在专制政体,至于君主与民主之问题,将来定有解决之一日。然而,值此新的历史时期,试查我国人,通达时务具政治学识,固不乏其人,茫然不知世界大势者,实居于多数。而在穆斯林群体中,此等人更加稀少,“推原其故,只在我教人读书者甚少,是以无政治之思想,祇知受专制之羈縻,于改革政治、谋人类幸福,毫无观念,每闻君主、民主等等名辞,若辈竟自摇首咋舌,信口开合地胡拉乱扯”^[43]。文章回顾了伊斯兰教兴起至四大哈里发时期民主制度的实施历程,强调伍麦叶王朝建立后改行专制政体,君主常用其权威,滥用权力,影响直至近代。通过回顾伊斯兰教历史上的民主制度,作者指出,我中国制度,适宜君主立宪,抑或民主立宪,鄙人不学无术,不敢骤加断语,“吾窃思改行民主政体,当以多数人民之趋向及其程度为前提,若行君主立宪制度,则君主当凡事取信于民,否则不论君主与民主,皆不能造福于民矣”^[43]。

此外,据《五十年求学自述》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王静斋“订阅北京出版之《法政浅说》,研究法学”。该报创办于宣统三年四月一日(1911年4月29号),旬刊,其宗旨是“专以灌输国民法政只是为主”,“纯系学报性质,不载新闻,专等法政各门学科”^[44]。需要指出的是,《正宗爱国报》不仅作了一篇题为《快看法政浅说报》的演说,详细介绍该报的创办缘起、宗旨以及出版情况,而且刊登了出版预告,特别强调该报由正宗爱国报馆发行^[45]。王静斋大概是从《正宗爱国报》的介绍中得知《法政浅说》的情形,进而订阅该报。《法政浅说》1911年共出版27期,1912年出版37期后的信息不详。王静斋后来在《爱国白话报》上发表关于社会^[46]、法律诉讼^[47]的文章,与他订阅《法政浅说报》,学习法律有直接的关系。《爱国白话报》由北京穆斯林报人马瑜臣的弟弟马太濮创办,发刊时间为1913年7月30号,此时是《正宗爱国报》被封后的第三天。该报完全继承了《正宗爱国报》的版式和风格,两者具有精神上的连续性。

四、结 语

正如论者所言,清末白话文报刊,“其核心题旨,无不指向近代民族国家精神之构建,增加民族危亡感,唤起国人淡薄的科学观念、国民意识和爱国合群思想,重塑国民性格,再造民族精神,服务于民族独立自强,国家步入现代化强国轨道的高远理想,是清末白话文运动先驱自觉承担的先觉觉人的历史使命。”^{[23](P398)}

王静斋作为近代影响最大的阿訇之一,早年未能学习汉文,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值得庆幸的是,随着阅历的增长,他逐渐意识到汉文的重要性,于是他选择订阅浅显易懂的白话文报纸,以此学习汉语,增加见识,开阔视野,为后来阅读国学书籍以及著书立说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他将学习汉文作为重要主张之一,在他看来,作为学阿拉伯语者,非添读汉文不可,不读汉文,任凭你对阿拉伯语上如何深造,终不免是一只膀子,欲想登峰造极,断乎难能。遍观各地的阿訇,凡是不识汉文的,都已落伍或面临被社会所淘汰^[48]。

清末白话文报纸大多以开民智为宗旨,具体分为设师范学堂、立演说会、出白话报、编白话书、劝民就学等,重点突出宣扬忠君、爱国、合群,倡导工艺、慈善,移风易俗,改良戏剧,剔除宗教中的迷信成分或陋俗,其

中《正宗爱国报》尤其呼吁各宗教信仰者能够“守正去邪,认准了本教的真理,贴切天理人情,皆以慈悲、元妙、忠恕、博爱、清真为宗旨,各行其道,增长智慧,精进学术”^[8]。王静斋阿訇通过阅读白话报,接受了思想启蒙,成为他后来提出社会改良和伊斯兰教务革新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后期的改良思想并不是全部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发展变化是他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

真正对王静斋产生启蒙或重大影响的是《正宗爱国报》,他不仅是该报的读者、被报道者,还是作者。从这个层面来说,他最早发表文章是在清末的《正宗爱国报》上,而非1913年的《民兴报》。他是继王浩然、王友三之后,《正宗爱国报》报道第三多的阿訇,比张子文阿訇的报道还要多。《正宗爱国报》中关于“爱国爱教”的阐述对他启发更大,同时中国时局的变化,使他也更加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经过不断的努力,他成为第一个阐述“爱国家是属于伊玛尼”^[49]的教职人员,使得“爱国爱教”具有信仰上的依据。同时,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爱国爱教,经过王静斋的阐释,不仅成为当时回教(即伊斯兰教)界的共识、回族的共识,同时也成为当时宗教界的共识,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50]

王静斋阿訇通过订阅清末白话文报纸,为后来参与创办或主创《京华新报》(1914年)、《清真学理译著》(1916年)、《清真周刊》(1921年)、《穆声报》(1924—1926)、《伊光》(1927—1946)、《通告》(1938年)等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他翻译经典提供了便利条件。他首次翻译《古兰经》时,就采用白话文^[51]。然而,为了避免“普通白话之俚俗”^[52],他后来又改用文言文翻译。抗战爆发后,他意识到“再译一种普通白话文,多加注释”的《古兰经》,以此“鼓励教胞抗战,唤起同人爱国”^[53]的重要性和紧迫感,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他因此与达浦生、哈德成、马松亭被时人称为“抗战四大阿林”^[54]、“中国回教四大学者”^[55]。

注释:

- ①张巨龄先生认为《正宗爱国报》是丁宝臣在王子贞、杨曼青等的支持下,创办于北京。见张巨龄:《绿苑钩沉:张巨龄回族史论选》,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 ②文益堂,原名爱新觉罗·文谦,字益堂,别号嵒,正红旗宗室,顺承郡王府分支,属贝勒杜兰府,晚清著名白话报人,人称傻大爷。
- ③由于早年有留学日本的经验,蔡大愚一直响应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的主张,并与黄兴、陈英士有密切交往。民国元年(1912年),在他的邀请下,孙中山、黄兴、陈英士在中国回教俱进会演讲。同年9月,他以国民党甘肃特派员身份与马邻翼到甘肃,建立回教劝学所,提倡民族教育。
- ④清真教育会是清末为了响应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后,号召民间办学而起,同时受到留学日本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发起的留东清真教育总会的直接影响,最早由天津杨敬修阿訇、《正宗爱国报》经理丁宝臣、留东归来的蔡大愚等人在北京花市清真寺发起,随后王浩然阿訇等发起清真教育公会,以此作为全国的总会,其他地方设立分会,向清政府督学局申请备案,获批准。
- ⑤王静斋在《读回教阿衡应当剪发之演说有感》一文称刘孟扬的文章发表在《天津白话报》,而《正宗爱国报》转载刘文来源于《民兴报》,具体如何,有待查阅资料。

参考文献:

- [1]述我翻译中亚字典之经过[J].伊光,1928(15).
- [2]王静斋.五十年求学自述[J].禹贡半月刊,1937,7(4).
- [3]竹园白话报创刊号[N].竹园白话报,1907-09-10.
- [4]快看竹园白话报[N].大公报,1907-09-06.
- [5]竹园.说白话报的好处[N].竹园白话报,1907-09-23.
- [6]恭贺竹园报第一周年纪念[N].竹园白话报,1908-08-29.
- [7]竹园.论宗教[N].竹园白话报,1908-08-12.
- [8]王子贞.正宗爱国报的宗旨[N].正宗爱国报,1906-11-16.
- [9]请看京话报[N].大公报,1904-08-14.
- [10]本报忽逢知己[N].京话日报,1904-10-30.
- [11]张巨龄.绿苑钩沉:张巨龄回族史论选[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 [12]本报不愿多销[N].京话日报,1918-12-19.

- [13]请看正宗爱国报[N].大公报,1906-11-16.
- [14]丁子瑜.爱国报出版二周年纪念[N].正宗爱国报,1908-10-25.
- [15]谁说的是[N].正宗爱国报,1909-10-17.
- [16]回教俱进会欢迎孙黄两先生[N].正宗爱国报,1912-09-17-18.
- [17]秋蝉.爱国报七周年开幕之祝词[N].正宗爱国报,1912-11-09.
- [18]枪毙丁宝臣[N].白话捷报,1913-08-20.
- [19]方汉奇,李嘉,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 [20]讲看报的好处[N].大公报,1902-06-22.
- [21]说大公报[N].大公报,1902-07-20.
- [22]丁竹园.竹园丛话(三)[M].天津:天津敬慎医室,1923.
- [23]胡全章.清末白话文运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24]民兴报本月十六日出版[N].正宗爱国报,1909-02-11.
- [25]刘孟扬.哈哈天津白话报出版了[N].天津白话报,1909-04-06.
- [26]疑问求教[N].正宗爱国报,1909-10-21.
- [27]阿衡辞职[N].正宗爱国报,1909-11-17.
- [28]必有起色[N].正宗爱国报,1909-11-20.
- [29]定期上任[N].正宗爱国报,1909-11-26.
- [30]嵒.感言[N].正宗爱国报,1909-11-29.
- [31]日有进步[N].正宗爱国报,1909-12-03.
- [32]学堂之三大机会[N].正宗爱国报,1909-12-17.
- [33]亲属来了[N].正宗爱国报,1910-04-20.
- [34]阿衡贤能[N].正宗爱国报,1910-05-20.
- [35]派员复验(延庆州)[N].正宗爱国报,1910-06-19.
- [36]欢迎阿衡[N].正宗爱国报,1910-07-03.
- [37]刘孟扬.回教阿衡应当剪发[N].正宗爱国报,1910-11-29.
- [38]王静斋.读回教阿衡应当剪发之演说有感[N].正宗爱国报,1910-12-13.
- [39]大阿衡剪去小辫儿[N].正宗爱国报,1912-09-17.
- [40]少年清真[N].正宗爱国报,1910-12-28
- [41]阿衡关心时疫[N].正宗爱国报,1911-01-23.
- [42]函述东省情形[N].正宗爱国报,1911-05-02.
- [43]蚩夫.述穆罕默德辞世后阿拉伯之政体[N].正宗爱国报,1911-11-23-25.
- [44]唯公.快看法政浅说报[N].正宗爱国报,1911-04-29.
- [45]法政浅说报第一期出版[N].正宗爱国报,1911-04-29.
- [46]静斋.社会批判的影响[N].爱国白话报,1919-09-13.
- [47]静斋.诉讼常识[N].爱国白话报,1919-10-01.
- [48]述我本来之主张[J].伊光,1934(63).
- [49]我教同人其应注意国难[J].伊光,1928(9).
- [50]王根明.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形成初探——以民国史料为观察点[J].西北民族研究,2018(2).
- [51]王静斋.我之译经小史[J].明德月刊,1927(11).
- [52]赵斌.校经室随笔[J].中国回教学会月刊,1926,2(3).
- [53]王静斋.我之译经小史[J].伊光,1939(101).
- [54][波斯]萨迪.真境花园[M].王静斋,译,北京:清真书报社,1941.
- [55]定中明.忆先师哈公德成[J].中国回教协会会报,1944,6(1-2).

责任编辑:马晓琴